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二

歷代御製

唐

明皇勅雲南王蒙歸義書

勅西南蠻大師特進蒙歸義及諸夷首領等卿近邊境
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効忠赤朕甚
知之頃者諸夷之中或有攜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

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臨地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且
知之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復勅雲南王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屬國家
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部蕃落亦因具知吐
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為詞今知其將
兵擬侵蠻落無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

嘗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與達奚守珪部落團練
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可先舉雋州相去
道里稍遠若有警急復須為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計
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為捍委寄得所朕復何
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
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愬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愬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

首領阿地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將軍
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歸王南寧州司馬威州刺史
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聘卿等雖在僻遠各有
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
其審察亦有事由成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
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
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變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
事宜可具言也今故遣掖庭令安道詣彼宣問並令口

具有不穩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以下并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文宗勅南詔清平官書

勅段琮傍段彞琮獨棟楊遷趙文奇蒙善政李守約等各蘊器能夙懷忠義宣功爾室贊理本邦禮樂具修車書必會勵抒忠之節操披嚮化之誠明亟涉道途遠遵識者威儀就列同慶於三朝筐篚充庭有勸於萬里道光殊俗禮慕華風克成君長之賢深見佐臣之美勞忠

可尚鑒寐寔忘勉守令圖用慰遐矚得前舊州錄事參
軍陳元舉男播狀稱父及弟妹等二十七人自太和三
年沒落在彼未蒙追索詳其語旨切在感傷朕思骨肉
之情人倫所及家鄉一異音耗兩忘生死莫知幽明同
怨為人君長深用軫憂今與豐佑書中具言其事卿等
職當毗贊義重君臣執之何補於良圖歸之尤重於交
好想同叅議用解幽冤今賜少信物具如前數

明

太祖初諭雲南詔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
自草萊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
多附絕無強凌弱衆暴寡所以臣順於我者得遂其生
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某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
孤處遐荒猶未臣服以若所為非貽患於大理之民必
自致喪身滅姓於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
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

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
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
覆已盡爾尚力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
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
遣爾親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契人心
即奉貢來庭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仍賜唐宋
所封舊號令彼為王合兵加討悔將何及

復諭雲南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異為烝黎各擅是致廢興
疊疊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
諸雄久之羣雄無成乃命大將軍平元都肅靖中外奠
安黎庶邇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原農耕有餘人皆
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
罪坐受西川之任肆毒中華凡我朝臣孰不忿恨是以
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
之思所有事宜條列於後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

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

諭征南將軍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勅

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晉定如風
行草上所以去後還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
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捲豪英長驅於
碧雞金馬來云已駐牂牁未幾捷音摧堅敵於點蒼山
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
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檄從百

夷之種威來八百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勲
著彤庭英風遍播於中外丈夫至是豈不以顯父母揚
名者耶今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酒肉奈山川嶮遠速不
及赴特以朕心勞之故茲勅諭

諭雲南平詔

朕荷上天眷佑海嶽效靈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
五載寰宇全歸於版籍惟西南諸夷為雲南梁王所惑
恃其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

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渠魁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福民永已聖賢之為逆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之故茲詔諭

再諭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勅雲南之地稽古之典氣厚風和人民尚兵上古以為遐荒中古禹蹟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

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踰百日而取之若非名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託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定之後除官替回故茲勅諭

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張統勅

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撫奠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簡略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命皆仁所以君有易位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而不異以其

誠信相孚上下亦然也吁今之人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之趨下朕起寒微出望外而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諭人為善從者罕焉是其難治也且如內而中國外而四夷今九州十二牧官既命數違號令未見其人西南諸夷自生釁端發兵除平命官撫守爾張統者首行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耳入令布則誠信相孚奠安黔南亦五年矣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功居考內出九州十二牧守首惟統為最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世宗諭新設永昌府知府嚴時泰勅

金齒僻處遐方因無流官撫治風俗頽壞軍民困窮而
又外夷不時侵擾為地方之害近因雲南鎮撫等官奏
請如洪武年間事例開設府治銓除流官以為經久之
計今從其請將金齒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夷民
並附郭各里百姓仍舊設立永昌軍民府僉舉爾出身
科甲素有才幹故特陞爾往知府事賜以璽書蓋重其
事也夫新府之設與舊郡不同外夷之治與內地殊異

非徒賴以撫安而實資以控制爾須稽考制度創造衙門宣布條章立為一定規矩後人有所遵守其轄立州縣長官司及各屬衙門俱照都御史何孟春原擬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里遠近照舊為州為縣為長官司等另行奏請銓除降印並騰衝司或改為州為縣為衛如金齒司亦聽爾奏請舉行凡府中一應該行之事當備之物合用之人一一悉如內地若力有不給則設而不修勢有未可則留以待後順其土俗之宜施以安利之

政歸附者安之使得其所流移者招之使復其業仍須
時常戒勉所屬諭以大義開其善端使其遵守法度謹
守地界辦納糧差撫恤夷民所屬土流官吏軍民人等
敢有倚勢刁潑違法傲慢者爾須嚴加禁革輕則會同
問擬如律照例發遣重則奏聞區處爾受茲專城之寄
尤宜廉公仁恕奉法循理慎重行事務使軍民脫往時
剝削之苦感今日撫摩之恩地方寧靜永保無虞庶稱
朝廷委用至意爾其欽承勿怠勿忽故勅

奏疏

隋

請略定南寧州疏

益州總管

梁

睿

安定

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牂牁地近代分置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泰始間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

其子震相承至今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貢獻不過
數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與戎州接界彼人苦
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闔
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
既訖請略定南寧自盧戎以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
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
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以靖肅蠻夷裨益軍
國今謹建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

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往

唐

奏省罷姚州疏

蜀州刺史張柬之襄陽

姚州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
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
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
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
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嘗以甲

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
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
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
其利頗深今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
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
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
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
人愁怨行者作歌益譏漢貪利而使漢人為蠻夷之所

馳役也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
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
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
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
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
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
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
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

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且擒之技惟知詭謀狡算恣情
剗剝貪饕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詔
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兇愚
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
見散在彼州專事掠奪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
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并為羣蠻所殺前
朝遣即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
又使將軍李義總徃征而即將劉慧基在陣戰死其州

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三不易其言卒驗至垂拱四年
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襲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
課稅自出姚府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李稜為蠻所
殺延載中陳孫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
蜀中騷擾於今不息且姚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
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奸無恥無厭狼藉至此今
不問夷夏負罪並深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
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使隸嵩府歲時朝覲同之番國

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番不
許交通往來增雋府兵選擇清良宰牧統之為便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欽定四庫全書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三

元

諫伐西南夷疏

御史中丞 陳天祥 寧晉

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

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況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

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
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
萬全之利也苟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
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
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
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
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
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明

陳言征麓川狀略

河西縣
教諭

詹

英

貴州
衛

嘗謂邊夷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
兵凶器也為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己之利益必其取
勝而成功者難矣曩因麓川思任背逆天兵已殄滅子
思機又敢抗違朝命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
督等官不體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損用夫
五六百人聲勢喧闐沿途勞擾將帶紆絲絹足容散富

熟之家下網垂釣狼貪漁取有司土官行李成隊好馬
雙牽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見潛將賄賂先
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祖訓擅用閹刑以進為名
盡留自用醜行遍揚於南詔名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
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
難為士卒且如軍糧一事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
米六斗奔走往來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
養銳有因自縊而死視之略不經心嗟怨之聲盈於道

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指以馱糧坐派有司一千
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轎卧轎山轎涼帳暖帳雨帳左
右贊襄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
各不周慮探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
人進抗猛烈調令副總兵叅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賊
用木石擂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頂皮割去
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卻將來降漁戶誘繫解作生擒蓋
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捐中國生靈遺邊夷笑計窮事

拙只得班師已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之罪付之
無可奈何抑聞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
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為哉竊詳靖遠
伯王驥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此總兵
官宮聚由先代勲爵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
安以除邊患豈知此二人者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
之才又無克勝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
犯死有餘辜昔唐元宗時南詔有警御史李宓將兵十

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後范祖禹引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情此弊臣不避勢要威權冒犯天顏乞將王驥官聚等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密切廉幹之官前途盤問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慰士心

復永昌府治疏

巡撫

何孟春

郴州

臣聞消變於未萌者策之上消變於將萌者策之中變

成而後救斯無策矣切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皆是府衛相叅事體有定則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猶得粗安惟金齒一司實古之哀牢夷地漢之永昌郡自元以上皆為府治其後元務遠畧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於銀生崖甸其地在白夷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南千餘里其夷歿後金鑲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後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為金齒衛移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梗流

官多缺止有土官通判在任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真處降附十六年春附近諸夷忿王真立衛鎮守不恤衆乃共推已退土官知府高某引麓川思可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盡夷其城而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十七年閏十月初廷降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軍伍府衛相叅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病故後指揮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糧不及

俸為名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奉革永昌府改衛
為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淵以築城有功
意在專制又以指揮俱長單掌印尚無考選軍政可使
世世專有此土卻將永昌府之民并入永昌金齒二千
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二編立東西太和六軍等里徑
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鎮夷等州俱革為
長官司百夫長等衙門惟永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不
可革遂概隸指揮司統屬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韻

顏訖成私計然親承屠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專供一司故夷民安財用足後來承乏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因麓川反叛加以徵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都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前來由是廣占夷田以為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費以萬計磕

頭見面亦要數千過江子粒等錢無時得了白米馬料
等戶無日不徵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
時縱橫取索推髓剥肉倡言不恤夷民畏死不敢不從
由是強者為盜弱者逴逃如近城鳳溪一長官目今止
數家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統間環城萬里之
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弘治初二三百里之夷民亦
減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體食草鋤山氣息奄奄死
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為異如施甸夷民害極欲變

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曾晝閉矣騰衝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曾被攻矣及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姚寨僅四十里矣即今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由茶山直抵騰衝猛密又來要求宣慰矣臣訪於耆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夷人敢如此侵犯良由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彼處以訐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強既知二司之虛弊

又悉其貪殘且又年年下番哄誘寶石月月設計欺騙
金銀遂使遠夷生凌侮之心興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
計誠恐變生蓋附近夷民為二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
藩籬撤矣附郭軍民為地方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
病矣藩籬根本皆隳大變固應不遠臣叨授巡撫之寄
憂如焚灼博采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官以撫安
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先於
臣具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衙

門勘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之財必千必萬
於遠夷歲通之利莫考莫稽既圖利身誰肯為國一承
行勘轉加唬嚇聲言治其妄告倒說為伊解釋各差官
上寨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督令科派備禮所以夷民
則畏懼益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剝削愈肆聲勢愈張非
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發其禍機今幸皇上入承大統
聖鑒昭升率土普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臣
用敢罄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聖明俯垂睿鑒不惑羣

議斷自宸表免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詞以察
事機將金齒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夷民并附郭
各里百姓仍舊復立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勅吏部精
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為進士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
通判一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磨所照磨司獄司
司獄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所轄雁州縣長官
司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里
遠近照舊為州為縣為長官等司另行奏請銓官降印

其騰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為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齒改為軍民指揮使司今其為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為府衛騰衝亦合復州或為府將司改為衛軍民相叅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第舉行若其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閑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即備並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

臣請畧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盤隨後竊去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為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將金騰官銀多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理既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荅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夷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方詞訟錢糧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

又驛課巡司缺官不報各買求署掌現今館驛日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程無聞災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蘓稅課可減商賈可通災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宵烟火料絲燈皆於操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卻又遍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冠與祭有昨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

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
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來
歲不缺入而魚課之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
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往時官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
乘喪嫁娶者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今指揮等官稟過
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白晝嫁娶
鼓樂喧闐誇示市廛衆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為榮耀人
心全泯風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

利六也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適遇聖明在上庶政維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臣請逐件折之若曰永昌府係我太祖高皇帝時所革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淵革府之時府學亦革為足食倉矣何自正統以來列聖又因臣下之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金騰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

見今臨安接界於南安比之諸夷之離金齒尤近南安地盡於南北各夷之宣慰更強以臨安府衛顧足以控制強大之安南而金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參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寫遠之夷乎若曰民少不勾僉一府之阜隸門庫糧少不勾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今隱占白米戶之丁力足勾二府之阜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勾一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之賦役

乎若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曲靖俱有府有衛即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況今夷民困極大變將興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乎其餘區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者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之罪伏望聖恩憫念俯賜允

從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

奏罷屏石疏

巡撫

蔣宗魯

晉安

臣准工部咨照依御用監題奉欽依事理依式照數採取大理石五十塊見方七尺五塊六尺五塊五尺十塊四尺十五塊三尺十五塊等因案行金滄道分委大理衛太和縣督匠採取據耆民段嘉璉等告稱嘉靖十八九年曾奉勘合取大屏石難尋崖險壓傷人衆及至大路行未百里大半損缺衆復採補沿途丟棄所解石塊

二年外方得到京至三十七年取石六塊見方三尺五寸自本年六月至十一月始運至普湖小孤山因重丟棄在彼且自大理至小孤山止有三百餘里以半年行三百里未免有違欽限徒勞無功乞轉達奏請量減數目尺寸等因又據石匠楊景時等告稱原降尺寸高大石料難尋且產於萬丈懸崖難以措手縱使採獲勢難扛運等因俱批行布政司會議為照雲南地方僻在萬里舟楫不通與中州平坦不相同先年採取三尺石自

蒼山至沙橋驛陸運祇五程勞費踰四月供給不前所
過騷擾軍民啼泣今復取六七尺者其難十倍況值上
年兵荒民遭饑窘流離困苦實不堪命應請量減尺寸
通詳巡撫蔣宗魯巡按孫用會題議照錫貢方物為臣
子者均當効忠民瘼艱難凡守土者尤宜審度前項屏
石臣等奉命以來催督該道有司親宿山場遵式取進
匠作者民人等俱稱產石處所山洞坍塌塞崖壁懸陡三
四尺者設法可獲其五六尺者體質高厚勢難採運且

道路距京萬有餘里峻嶺陡箐石磴穿雲盤旋崎嶇百步九折豎擡則石高而人低橫擡則路窄而石大雖有良策委無所施今大理抵省僅十三程尚不能運至何由得達於京師是以官民憂惶計無所出議將採獲三尺四尺者先行進用五尺者一面設法採取六七尺者或准停免以蘇民艱實出於軍民迫切之至情萬非得已冒罪上聞

陳言開採疏

巡撫

陳用賓

晉江

臣用賓荷國厚恩見陛下數年來為國用不足勞心焦
思恨不能為陛下分憂共念取金則解取石則解取象
則解大工興則濟工東師興則濟餉無一事敢拂聖意
即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聲臣等程督千艱萬難之狀
亦不敢聞蓋慚無回天之力而一意於終事之義也但
滇南民力竭矣尚冀陛下垂慈庶幾民有息肩之日乃
今開採新命其裨國用也甚微其誤國用也甚大不但
大誤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攄悃陳言臣等

之言非敢方命實欲請命求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
督行惟陛下少垂察焉蓋滇環向皆夷非腹裏比漢土
錯繡赤子龍蛇雜居不堪重賦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
大縣之半先臣奏開礦廠益以鹽課並奏留各部事例
銀兩充兵食之需行之數十年矣然其所入有限所給
無窮一遇兵興輒請四川南京協濟萬歷二十二年蜀
中當事奏討原借餉銀奉旨雲南以後兵餉自處不得
再借臣等長慮卻顧急為自完於山澤礦鹽未盡之利

督令各官盡行開挖煎驗於舊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兩之外增出三萬八百八十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月餉歲諛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不穀出臣等復於各處稅銀清之又於兵之可緩者銷之二十三年四月內臣等具疏奏聞其開挖礮廠與舊額新增之數一一見於限兵處餉疏中經戶兵二部議覆奉有明旨允行矣邇來礮脈漸衰在在請閉又新舊貢金給發幫貼工價大約歲該六萬與助工東餉一切

採石買象不急之需俱難措處臣等只得於兵食汰省將各項通融於礦鹽額課內支用蓋是山澤靡有遺利而各場無有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所稱朝陽洞灰窯廠沙木和梁望山中嘴洞白松坡陸涼州瀾泥坑表羅廠慕萊廠等處胥係臣等督官開挖數內即有一二未開如灰窯廠則見今議開以補各廠消乏之數如慕萊廠則在夷地不可開矣不則前日之所已閉者若土民李拱極江應秋等乃平素

革逐攪擾礦廠之棍徒也頃接邸報奉有聖旨允差尚膳監太監楊榮督率原奏官民前來會同臣等撫按照例開採解進綸綍一頒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硎先已開採定課入額復與張國臣等再開進交則雲南額課應否報罷十三萬兵餉安出貢金價值數萬安出濟工濟餉及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煩聖慮者一金礦臣等未之前聞即貢金亦買自他省若寶井出產寶石則猛密猛告地也三十年前已折入緬見為思仁盤據

臣等議復尚未有便其地乃不毛煙瘴之墟漢人入者
十有九死張國臣奏往開採不知自己能率土民李拱
極等往採乎抑欲臣等聚數千之兵與之偕往乎國臣
等無班超三十六人之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
等集兵以威脅取必開邊釁此其煩聖慮者二展轉思
維俱無一可臣等請為陛下計莫若將張國臣原奏歲
解銀萬餘兩就責任臣等撫按督行各諛府縣畢智竭
力截長補短於官四民六之例稍為酌議歲輸內帑一

萬之入寶井俟臣等恢復猛密之日令彼夷酋任土作
貢雖未敢必實為至願至於差遣官貢悉免入滇如此
可仰副皇上開採之意而雲南貢金兵餉等項亦可取
給內夷外夷之繫永可坐消策不尤得乎儻陛下以成
命難收開採之使業已出京乞勅令內臣楊榮前來與
臣等商議每歲解進程限而原奏張國臣等撤回免其
開採此於邊計猶未甚失若以臣等謬言為不足信則
此舉輸於陛下者能有幾何其耗蠹滇省之礦利者不

可勝計必至上誤貢金下釀邊患兵困於無處之餉則
兵變夷爭於垂涎之利則夷變亡命之徒聚于中狂逞
之夷發於外滇雲不免多事黔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
請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於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
疆安危願陛下以國用邊計兩者權衡使歸於當也

罷採寶井疏

陳用賓

臣惟雲南之有緬其為中國患舊矣彼其挾封豕長蛇
之勢敢與我抗小則蠶食諸夷大則寇邊即先年麓川

之後王師百萬三勞南下卒莫能大創邇年以來緬醜
不敢飲馬金沙窺我蠻莫此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哉
良由我皇上以封疆之事一以委臣臣因得以展布四
體內則綢繆牖戶之修治以不治外則聯絡遠交之計
以夷攻夷又嚴禁中行之輩不使播弄於中外彼緬欲
乘無隙自救不遑故狼煙弛警三宣亡恙耳乃本年二
月內緬醜阿瓦其酋雍罕結連木邦等夷擁衆十餘萬
直犯蠻莫蹂三宣而抵騰越之墟其執詞曰開採漢使

令我殺思正以通蠻莫道路吾為天朝除害焉耳彼時
邊疆將吏奉臣令聲正酋致寇敗北之罪殲之徇衆使
瓦酋而果無他則當如臣檄捲甲盡回阿瓦乃留兵據
守蠻莫何為哉狡緬之假獻井而思啓疆藉追思正而
垂涎蠻莫奸謀益畢露矣夫蠻莫何地也三宣之藩籬
也三宣騰永之垣牖也騰永全滇之門戶也蠻莫失必
無三宣三宣失必無騰永全滇之禍當自開寶井啓之
欲開寶井則蠻莫不可復欲復蠻莫則寶井之役不可

開此不兩立之勢也欲覲寶井則藩籬必撤欲保藩籬則採買當報罷此不兩全之理也夫天下之事一則精神專而事成二則羣枉開而事敗今為陛下之巡撫者任一將以整飭兵戎為陛下之督稅者又任一將以總理採買司兵戎者當惟邊疆是計有警必報賊入必擊司採買者當惟實石是問警不欲報賊不欲擊其勢必至掣肘掣肘不已必至壅閉壅閉不已必至弛備一弛弛備則緬騎可以長驅由蠻莫徑抵三宣如入無人之

境騰永一帶恐非陛下有矣陛下肯使數年懷柔之邦祖宗金甌之業一旦以採井壞之耶臣知其非陛下意也夫寶井何足寶哉不過一土屑耳石為重乎土地為重乎以無用之土屑壞萬里之封疆以採買之虛名賈邊疆之實禍臣又知陛下不為也臣受陛下之恩渥矣封疆安危在此一舉若坐視不言是臣誤封疆而負陛下也望我皇上銳發乾斷將寶井採買之後亟賜罷免舊將侯顯忠令速回籍無再起釁使邊疆將吏得一意

講求戰守計圖所以復蠻莫之策緬去不追緬入必拒
庶幾邊事無掣肘之虞而南服猶可保全乎

條議兵食疏

巡按周懋相安福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發於近者為可畏發
於我之所戒者不足畏發於我之不戒者為可畏發於
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滇西防
緬南虞突然遠在三千里外即有侵犯驅之即已非以
其遠耶戒耶或有備耶乃尋甸武定自安鳳殄滅後改

土設流民不見兵戈者四十餘年邇者克舉首難陷武
定而肘腋殘逼會城而腹心危攻尋甸破嵩豐而肩臂
傷白骨撐野赤燄漫天內地之慘百年未見非以其近
耶不戒耶無備耶若復不戒復無備是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也臣慨於中久矣取其切要兵食可備善後者
條為十事以聞其一設武備以嚴防禦夫不素練不可
以應倉卒滇之兵自永騰順雲臨元諸營外餘郡並未
設兵遇警惟調土司兵勇而土兵又多散處號召難齊

往往坐視盜賊猖獗束手而無計苦無練兵故耳今查武定所轄四十八馬附近者猶得以文法羈束其餘或分布江邊或參錯江外箐林深谷陰巖峻嶺既有險要可憑而與江外諸夷結好連姻武定之變實始於斯謂宜於環州虛仁等處設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防守外與會鹽守備聯絡隄防內與郡城官兵鼎足屹峙此以防之於境也武定城池雖復而無兵控守與無城同宜暫增兵千名設遊擊駐鎮虛仁尋甸款莊三營皆聽調度

節制尋甸與東川僅隔一山孤城可虞宜增兵五百名
設守備防控普渡東川咽喉省城要害宜擇指揮一員
提兵三百名守之此以防兩郡也其在會城自廣西營
兵百名外應再增九百名以軍門坐營中軍統之與管
操都司兼同衛軍操練視武甸為左右臂而會城居中
運之首尾相應內外相聯以消睥睨俟反側盡安方可
漸議減撤也其二清隱占以廣訓練臣查全滇軍數三
分馬步旗軍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名數非少也且勿

論外郡即會城六衛實在請糧旗軍五千四百九十九名汰革事故在外軍非乏也乃操不踰千而夷寇臨城未有一軍登陴而守者此無他荷戈持戟皆疲癯老弱之卒而精銳豪猾冒廝役牢步之名至其散糧也在各衙門跟役皆得循例告給而城操各軍隨大班支散者多為管屯各官以冗支數軍空名與之有終歲而不需半菽者勞逸相懸苦樂頓異無怪乎私役愈衆城操愈虛也謂宜除堡軍扛擡走遞及分發哨守外其應役者

量留若干其餘與馬軍盡入城操年終更番以均勞逸
自非護表等項公差不許預告另給以均苦樂至臣衙
門無久駐省城之時與撫鎮異惟巡軍餘丁應留巡守
以防冊卷餘聽都司臨期撥送出巡外郡照舊入操在
外衛所聽駐劄各道一體查發操練庶尺籍不為空名
糧餉不為虛糜矣其三復汰折以實行伍兵制以三分
入操七分治屯兵農相兼善矣滇中額有土軍不支口
糧歲赴操守往者金價無措有謂軍多闕項虛費議行

汰革取口糧以充金價者此權變之計耳委官以多汰
為能有汰老弱及戶族至舉衛所城操哨守之軍而半
汰之夫老不能逐隊獨無子弟乎弱不能追敵不可俟
其長乎祖軍尺籍即遠在萬里人隔數代勾單一至甚
有丁盡戶絕累及業主與甥婿者又何論戶族乎查會
城六衛汰軍僅一百零十名而在外衛所前汰其半豈
汰之法可行於外衛所而不可盡行於六衛耶詎及城
操無人輒以汰軍對已據汰軍告詞及衛所申呈批行

查議憚於遠覆第曰金價無措成規難易而已夫金價誠難處矣今礦廠量開即目前未盡見課而將來未必無資何必撤見在行伍之人奪其應得之糧以充之乎折操之議起自盧承爵彼謂軍不赴操操不以實不若折操銀五錢猶可濟急需耳夫入操不以實操官之過也令之折銀舉其操而廢之不因噎而廢食乎聞此時軍與官通納不及半故復汰軍免土軍折銀毋拘成心憚更改最急之務也其四重兵備以修邊防曲靖臨安

瀾滄金騰四兵道設居四陲而前撫臣蕭彥復議將分
巡安普道更駐兵巡專理雲南武定兩郡以補四兵備
之空法至密矣以臣所遍歷有一可練可用之士乎夫
兵備謂以兵為備也無兵安備今宜令於所轄衛所軍
士挑選精壯勇敢者多或六七百少不下三四百名置
之標下選中軍統之分營練習武藝教演戰陣衣甲器
械必堅聽於勾料內動支製給比照選鋒例於故絕名
糧老弱半糧內計處以恤其情無事更番下班以均其

勞有事分營策應以齊其力操賞錢糧酌議計處第不
許借為吏書賞賚以灰壯士勇敢之氣行之一年而兵
威不振漢夷之心不懾臣不信也其五復北營以壯威
武省城教場舊設北關之外後移南關當商民輻輳之
地況目前勢必增兵此等烏合與闌闌錯雜而居能保
其不橫恣姦奪否何則地近而勢逼也若復營房於北
有數利焉城西北負山民煙稀少立營屯聚可固城守
利一也邵甸小甸等處皆為夷賊出沒要路據險瞭拒

可扼賊衝利二也且其地廣衍既便馳驅而兵士得就其隙地以借樵蘇其利三也與商賈居民不相混擾絕奸宄搶奪之端其利四也此可守復營之永利矣其六穀田畝以充儲糈滇中屯糧總三十八萬七千有奇歲完六分其中兌支甘認樂從數軍種種名色皆列完數猶有不可勝詰者夫地非加縮也應支之官軍非加多也且故絕逃亡應除俸除糧者無論如景東瀾滄等衛之甚即諸衛所亦消耗十三四矣乃田畝多而饟不足

官軍減而食無餘何也巨奸豪猾餌誘於前紈袴之子踵襲於後以一歲所入浮於所出支剩有餘混稱拖欠即叅罰亦故事耳今去萬曆十二年清丈弗遠圖冊具存宜遴委覆覈如某官故絕職田若干畝某軍逃絕屯田若干畝見在何處何人頂種改附有司徵收仍總計逐年所入若干所出若干應放若干悉力清查綜理其支放有餘者變價解司以充兵餉屯伍官侵逋數多及占為私業者重行叅究示儆庶田不淪沒而餉可漸充

矣其七嚴屯徵以飽軍腹屯政之弊百孔千瘡其徵也
既不可窮詰其放也又漫難覈稽甚有城倉支矣屯倉
復支本色支矣折色又支者有通同吏胥套押捏印票
混百石如大理衛軍書王嘉慶等之為者屯田道駐劄
省城其在外衛所徵收數目不過歲取完欠以備奏報
各道明知其弊而嫌於越俎亦聽其自廢自理而已謂
宜以六衛屯糧徵比收放責屯田道在外衛所聽各駐
劄道查比徵收官軍支放格冊談道印鈐逐月填註季

終報屯道以備彙覈此非分屯田之權實所以助屯政之成則武弁不敢欺冒而三軍且宿飽矣其八寬文法以綏土夷獯蒲焚混處內地種類雖殊其嗜好其椎髻其侏儻不通漢語其工弓弩而習剽掠其不習文字木刺為契同也彼實逼處我郊圻之間其改土設流者即芟除既久服習漸深然其戀戀故主之心有老死傳子孫而不能忘者管甸通火視為利窟指一科十魚肉弗厭奸商黠民移居其寨侵占田產倍索利息稍不當

意羅告撫詞不才有司來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袒彼夷民畏城市如陷窞見差役即魂銷宿怨深怒業結鬱而不可解矣如武定之難由鄭舉深憤管甸馬一龍馬化龍等之侵奪有司不為伸理遂假阿克為鳳裔以惑故夷一夫猖逆而方百里內外蠡起蟻附此非激之使然哉除武尋所屬諸馬未叛及乞降者業已撫定外一應改土設流郡邑俱宜曠蕩文法嚴禁科斂平息爭訟劑量賦役使夷民安我之約束至土司統轄夷民征調

即赴應寬其小過敘其功勞時其替襲釋其株連公其
好惡使有所慕而為善彼見其長之俛焉遵順也不愈
堅其向化之心哉其九創鄰夷以絕邊釁武尋境界金
沙江江外通安會里黎溪戈備等處則與武定境接東
川則與尋甸境接在蜀為屬體之毛在滇為剝膚之害
至七州諸夷納叛賊質子助兵入寇飽飫而歸東川祿
哲等受叛賊重賄提兵相助圍尋甸郡城者再此豈復
知有法紀威靈哉今鄭文久獻江外渠首次第縛出或

可漸為結局而泉鏡難馴睨猶在謂宜合兩省之力
擒首惡寘之法使江外羣夷弗敢復反夫然後沿江郡
邑或有安枕之日也其十重醢司以足課額雲南產鹽
去處僅有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全滇兵餉大半仰給於
斯邇來以援納途開提舉官席不暇煖額課多虧夫以
一銅臭子捐千金貲輒稱五品大夫資格極矣當事者
又為之計日而扣償其途已窮而萬里間關其途更窮
上之人授之以索償之路又限之以索償之期於是取

見面勒常規不顧正課盈虧蓋其計畫無復出耳四提
舉每歲納逋二負歲僅二千金所利公家甚微而四井
邇年以來歲虧額以萬計所苦遐方甚鉅合無塞援納
之途仍照徃制於通判知縣等官陞轉彼其前途尚遠
人知愛惜竈民無科索之擾額課庶幾其充足乎以上
十議皆邊鄙之剝譚惟是滇南事體與它藩殊積漸已
成偏重難挽參差抵牾即撫臣有不得盡行其法者非
仰藉天語叮嚀曷由使萬里遐荒食足兵強遠至邇安

乎

請巡撫兼制東川疏

巡按
鄧漢南
城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西鄰緬甸南界交岡皆悍夷也東
北接壤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然緬
甸尚有三宣為藩籬而交岡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
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逼武定尋甸諸郡僅隔
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滇事者憂不在遠而
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哲兄弟安忍無親日

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為生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遼遠法紀易踈在滇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目無法久矣往者鳳克大理保之亂陰相結約遣助兵馬罪已不可勝誅賊既敗走開門納叛要挾重賂方許解獻按情定罪不在逆克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稽天誅不謂志氣愈驕寇劫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近日竟順成餘黨構引東川夷賊入境抄害該州軍民四十八屯蓋無一

得免者前抵烏龍箐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屯在烏問之亦以防守川賊然以衆寡不敵俄而有報殺死客商者有報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議間旋據尋武等郡申報各悍夷擾害情形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一面防禦外諛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蠶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藏納叛酋得志於我狡焉思逞賊衆強盛一也自恃隔屬無復嚴憚二也窺我虛寔兵力不繼三也始猶竊伏林莽今則

跳梁村落矣始猶嘯聚不常今則屯據彌旬矣即使戎素無兵革之擾猶不堪其戕賊矧乃尋武兩郡新遭兵燹瘡痍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舊業誅鋤荒穢僅延殘喘孳畜幾何盡為賊有場圃一空饔飧無望譬則尪羸病夫復遭捶楚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乎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蹊徑四通於此防禦於彼聞入勢不能徧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翦之乎計非旬日不能辨聲息既露鳥舉獸駭

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矣且奈之何將羸糧除
糗深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箐深密重關峻嶺彼逸
我勞有害無利而此時兵餉匱竭司庫如洗萬萬不能
為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鄰省為大創之舉乎比聞蜀
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
視而不為之所乎心則何忍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
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
來也縱收一路之勲而不能盡塞其歧徑也所恃者獨

有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勅滇撫兼制東川之
議是已前日撫臣具疏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
省始謀宜慎故未即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既難
於啓口臣若復喋塞匪惟負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
意矣臣竊以為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
前箸籌之新勅初宣夷人喪膽體統既正窺伺潛銷此
利在滇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腹借我近力釋彼遠慮
此利在蜀者也不費斗糧不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

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界各不相踰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烏語侏儻梗我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其疆土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撫臣公忠謀國豈分封畛旦夕入佐中樞則滇人即吾人而何嫌猜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在安靜十年九牧慮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黠難治舊制蜀中雖設通判一員管府事實未親

履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兼轄猶虞猝難馴伏
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為幸寧復求多此不足疑二也或
者又以各省直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允所請援例紛
紛不知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邇其驕縱不道又各
土夷所未有者異時黔撫以楚中協濟兵餉隔屬不使
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北卒蒙廷臣覆允兼聽舉劾况
東川原無道府有司事權更置而禍生肘腋又不獨黔
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比例瀆請此不足疑

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府居其十四調停費力又豈
求益鄰境自取多事彈丸土司即令取一與一在蜀無
所靳在滇亦無所利況所請止節制乎撫臣近日條議
請增安普道勅蓋亦不得已而為此說然道臣權輕邊
夷素不知司道為何官且同一無制也何分院道而事
體斷斷非撫臣不能彈壓者若併增道勅則尤稱便利
矣

議卹錄名臣疏

巡按 毛 堪 吳縣

竊惟致身者人臣之分也旌賢者明主之典也故骨鯁
言事之臣不難捐生立名則社稷賴之鞠躬任事之臣
不難違衆特立則封疆賴之乃有功在社稷封疆而死
未霑殊卹生反遭奇禍如原任給事中毛玉原任雲南
叅政李先著其人者豈非聖世之缺陷事哉臣謹按雲
南毛玉右衛人登弘治己丑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
嘉靖甲申年議大禮廷杖身卒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
卿夫人臣犯顏極諫至於血塗丹地魂沉青瑣斯亦慘

矣彼所爭者朝廷之典禮所補者聖明之闕失忠肝義
膽既與日月爭光勁骨香名又與乾坤並立在先帝褒
嘉遺直業已薄贈其官在朝野嘆息孤忠猶謂未酬其
烈蓋本官天鍾正氣寧舍生以成仁身任綱常務轉圜
而悟主居諫垣十五載每言人所不敢言閉夜臺九十
年惟死彼之得其死所謂大忠之當亟錄者此也李先
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萬曆丁丑進士歷陞雲南臨元
分巡叅政於時適有順寧猛廷瑞與大侯奉赦構隙讐言

殺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兵備素為夷人所信服委同金騰副使邵以仁叅將吳顯忠提兵勘處犄角而進本官以猛酋無大罪且生靈塗炭可憫堅議撫之酋持千金請命本官謂不受金酋不信遂以金發充兵餉酋遣子送印為聽撫之質而金騰路平其撫議徑襲擊廷瑞反誣搆本官被論逮繫竟死於獄夫人臣不貪啓疆之功以全生靈之命且使狡酋不信撫臣之屢檄而取信守臣之一言此其宣布威惠人安封圉為何如哉而

貪功之徒乘間而下石害能之輩操斧而尋柯三木囊
頭天地且為黯慘一腔熱血鬼神亦為鑒憐彼接踵而
逮同夕而殞者洵天道之好還而家戶有祝郡邑有祠
者尤人心之不死蓋本官一塵不染百折莫撓衆遠來
椎髻之夷掩骼無鬼燐之哭救荒則瘡痍色起品題則
多士從風疏水利則赤地成疇憫貧寒則青衿徼福徒
失貴臣之心致干雷霆之怒功而見罪負而被誣所謂
大冤之當亟伸者此也近詠禮部公議謚典考訂別白

取其事功崇隆節義彪炳至重也期於耳必徵目聲必副情至數也而要以闡幽光維風教體聖明旌德之盛心存三代不泯之直道至嚴也若玉之杖而死先著逮而死所謂社稷之臣誠死社稷封疆之臣誠死封疆事功崇隆節義彪炳孰加焉二臣身雖往而忠耿不磨志未酬而風勵滋遠芳名光於俎豆公論定於蓋棺耳目之真情實之孚孰加焉國家旌一言事之臣而骨鯁者益勸旌一任事之臣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雪既往實

以風示來茲裨聖德而存直道又孰加焉蓋以滇之孤
僻而有如玉之以身徇國以仕於滇之間闕而有如先
著之以身徇職真貞元之門值而麟鳳之偶出者遠聽
之臣咸為追悼而況於廟堂之上乎臣觀風茲土從公
咨訪在玉則身死之日貧無以殮令其子孫不能具饘
粥臣檄雲南府修其坊表量給祭田在先者則一棺尚
滯淺土焚焚遺孀無以餬其口臣捐貲助葬復檄提學
道祀之名宦庶臣所可為者罔敢弗既厥心也若夫旌

直揚清之典非聖明留意孰能此久鬱之公論乎皇上
崇尚風化綜覈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忠諫之臣如
楊繼盛予謚贈廕近且予祭矣如劉臺贈官與王同又
廕一子矣大聖人之作為寧不足磨勵一世激發人心
哉然死於戍者已蔭死於杖者獨遺非法之平也有罪
者尚世衣錦之官而有功者竟斃錦衣之獄非所以示
勸也臣有慨於中義不容默行據帶管學道按察使袁
茂英呈詳前來特為題請伏望聖明不遺荒遠一視同

仁勅下諛部再加會議將毛玉予諡補廕以表直臣李
先著即未敢遽議諡典先行贈秩錄廕以表勞臣庶大
忠可慰大冤可雪公道明而人心勸臣節風而聖治有
光矣

請蠲貢金疏

巡撫 沈儆炆 歸安

臣奉命撫滇數月以來日孳孳焉惟弭盜安民是急顧
四郊多壘大盜縱橫征剿之文與招撫之檄交發互馳
筆幾為禿而反側難馴期以弭盜而盜未必弭也戒諭

有司釐剔弊蠹蕩滌煩苛念念思與民更始而天災流行
霖雨為虐登城一望四野沮洳期以安民而民未必
安也盜未弭則添兵添餉勢不能免民未安則焚林竭
澤困不能支況可以遼餉故有每畝九釐之加派耶滇
土府土州土縣壤地千里小者數百里所輸僅差發銀
二三十兩多者五十兩或百兩而止其流官州縣得數
百金遂了一州一縣之額若歲入有一二千金者便以
名城鉅邑稱矣譬之一貧家析薪數米常懼不能糊其

口一羸夫朝饔夕飧常懼不能必其命今欲少留涓滴以活滇人之命則惟有請蠲貢金一節而已夫皇上取金於滇豈以金為滇之所產耶不知商民裹糧重繭遠覓之秦隴近覓之巴蜀甚有至京而反用高價易之以進者至於金價之所從來尤有不忍言者或取之汰軍或取之搜括或取之間閭或取之商民之賠累吮血摧膚呼天搶地皇上不得而知也如以為必不可缺則隆慶以前原額止二千兩隆慶四年始增三千時以撫臣

曾三暘按臣許大亨之奏穆宗皇帝慨然停止萬曆十年增金一千時以撫臣劉世曾按臣董裕之奏我皇上亦慨然停止則知金可有可無之物也以可有可無之物蚤為停止而况又加之遼餉之急耶惟盡行免解或止解原額二千停止續添三千少留滇民餘力以供九釐之加派少留滇餉萬一以救多凶多懼之危疆臣度眼前光景金價決無所出來歲貢金決不能辦臣惟有與地方諸臣席藁以待斧鉞爾已

自貢金增後首尾三十餘年兩臺為百姓請命連篇累牘一切不報最後得此疏乃奉德音裁舊額之溢與民更始公回天之力雖會時之可為而滇人並受其福良非偶然今錄於志以識盛事劉文徵識

請滇路粵蜀並開疏

巡撫 閔洪學 烏程

臣戒裝於武林聞黔警隨具通粵一疏齋沐拜發一面兼程馳至湘潭滇後自粵來者言富州廣南之間炎瘴正熾必霜降後可行不得已同新按臣暫駐兼臣前疏恭候廟裁久之不得部覆疑是僻縣抄傳遲漏之故乃煌煌君命致久宿於草莽臣之寸衷萬萬不敢即安以

九月初自衡永折而之粵經桂平倉梧邈潯江而上以
十月十八日抵南寧而臣之滯於道塗既八閱月矣自
此以進再十日可自養利入龍英土界再四十餘日可
脫廣南而出臨安臨安望省城五百里而近臣之受事
殆有期也土司一帶不獨攀葛懸崖之艱觸瘴衝嵐之
苦與夫裹糗露宿飲食啓處之大不堪已也褻漢官之
威儀而損朝命之靈重履虎探穴輕以身試不測之淵
中間關係實在國體臣念之凜凜亦既幾經躊躇而竟

出於此直無如封疆之不可棄畏此簡書何耳雖然臣
入矣全滇各員以千百數今而後復有踵臣而問途者
乎今日之滇如在井底人之脫離慶若更生其視入之
也殆甚於從井自黔警以來數聞出滇者矣未見有捧
檄而入者也而況行道之奇難加諸部議之未決人觀
望次且何憚而不裹足恐臣等雖入而路終於未通各
官終不來此垂危垂絕之孤滇必非臣一手一足之所
克撐終於不可為也或謂粵之外尚有蜀會川一徑不

知蜀之有徑何妨兩存今寓內各省靡不四通八達滇
之受病正以靠黔一綫至此為窮蹙耳且臣於粵蜀籌
之至熟彼此得失亦畧相當自金沙趨建昌計程半月
可達誠不若粵土司界中逾數旬之遙遲然蜀止會川
一隙而粵田州歸順泗城安隆在在可走蜀之東川方
煽逆弄戈而粵諸酋素號恭順即撫臣何士晉止慮一
田州近語臣已俛首就戎索是粵之與蜀各有利害各
有難易其交難專倚政其不容偏廢者矣以蜀言之建

昌會川之間營哨旗列特向非通塗或名存實亡夫馬
廩糧多所缺略今亡者應議修復缺者應議添加若會
川以南數站原無營哨則煩從新規畫俟臣履任會蜀
委官相度隨宜措置應自非難乃盜賊出沒須於要害
設兵置防必我兵力足制賊死命庶以備非常而護行
李克稱周行也至粵中所疑不過謂土酋不欲我據其
腹心我於其地張官置吏召夫養馬非所安耳今但於
所經應泊去處量建公所即募土人看守我往來其間

過而不著不異遽廬而又徒御供億一切自備秋毫於彼無涉彼又何嫌何難而不帖以相從通行之後商賈熙熙攘攘彼更從而利之矣此路在滇界十之七八在粵止二三於滇無關於粵亦可行也惟滇行粵中粵費出額外不容不協濟而數未易酌今議諛省驛傳道特置滇差簿用印鈐記分發州邑各一本必真正勘合火牌方准應付登註不得徇情濫應歲終道梗而覈其數而滇償之滇輪蹄止有此數兩路分行所協濟於粵應

不多金也臣與粵撫一一從長面相商確別無窒礙建
昌雖臣撫屬無轄事于創始須蜀為政伏乞皇上俯允
臣議勅下兵部行二省各該撫按定期料理共期為滇
造命俾滇無路而有路庶朝廷無滇而有滇矣抑臣更
有請焉滇去長安萬里雜職小吏除滇缺者例給以火
牌腳力蓋恤其遠也至長吏以上則否今粵蜀新聞險
遠艱危殆什百於昔矣夫必長僱馬必買喂其費不貲
彼寒儒筮仕何從辦此就雞肋之難拋苦資斧之未措

倚道徬徨廢然而返緊豈無人情固可念倘皇上加惠
遠疆曲憐遠吏特勅該部於新選滇中郡邑等官量給
應付使稍省內地之資糧用充新路之腳價是亦為入
滇者勸駕而通路之當併及者也

條滇黔事宜併莊田照舊歸有司疏 閔洪學

今之為滇寇者內夷曰補鮮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
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夷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
尹王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

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實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者有一焉不誅鋤勘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平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之乎或見滇師平師羅搗亦佐以為所向無前不知漢士數萬衝鋒實止三四千並暫時呼集非常川可恃之兵也或見東那西湊滇餉苟延旦夕不知已括底倒囊各兵歷過之糧尚半年未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各手握四五篆實不免顧此失

彼也或見祿千鍾二月獻賊之後爪吻暫匿張世臣亦
赴府投降不知二酋鼻息仰於水鳥未可認賊作子也
或見阿九已授首補鮐安應龍已逃不知二叛見遯普
界捲土重來夢寐不忘如近日平彝大犯情可概見憂
未歇也至安効良桀驚由來已久方蘭州未叛一年之
前干戈先尋矣彼狼子野心寧真俛首帖息就我牢籠
不過彼以誤我我因以愚彼今情見勢窮恐禍機猝發
東川霑益普安一時雲擾滇必不能四面應接此目前

大危也又水西緊壤泗城臣初欲用泗城為牽制水西之計乃頃者滇師長驅黔境既四百里連拔其三叛營轉戰殆十餘日而泗城未以一旅來會其不為我用可知泗城不為用恐安南不能久持必折而入於賊滇黔一綫自此永斷將來恢復便無處下手此又目前大憂也臣亦既徧集士馬統以諸將以叅將尹啓易駐交水以叅將袁善駐平彝以叅將施翰駐越州衛分兵馬龍以遊擊李思忠駐羅平往來師宗又盡發武尋兵之在

城者於各隘以守備金為貴駐倘甸以名色守備李瑗駐補知各所統一二千多不過三四千苦未足捍大敵而此數萬兵之精安出乎臣又檄普安州署印同知劉世龍收拾餘燼遴其精銳成一軍就以本官領之駐新普之間使東望安南西望平彝相為呼應臣所謂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容兵地利不習饋運不繼勞逸之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官募本地人守本地方食本地米無攜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滇師大舉因之

為東道主固策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普兵之精滇不得
不按月暫給又安南孤城久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齋
千三百金分發賑救冀為皇上延此丕遺以待恢復乃
滇不能自活呼呼吸吸救死不贍又有餘貲以給黔乎
竊計西南數省粵既無事之國身在井上蜀非無事而
兵力餉力皆十百于滇黔之危蹙雖與滇埒顧地近路
活叫呼可立達朝廷亦以全力赴之屈指兩年來西南
用兵費皇上數百萬金錢遴用文武道將不下百十數

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雲南獨非王土官於雲南者獨非王臣興言及此臣心碎矣滇至冤至苦矣若不及今將前後紙上所題允之餉一一如數立剌解發文武將吏不亟遴選殊異趨促來滇臣無米必不能炊一手一足必不能撐持雖廟堂之上無棄滇之心乃不幸而有其事矣按臣二月將行部臣固止之謂兵事方亟呼吸安危疆事視巡方孰重按臣以為然數月間隨事商訂幸未有失一段孤苦危迫情狀惟臣與按臣身閱之共

嘗之而廷臣或未盡悉者此臣所刺心泣血而不能已
於顙呼者也皇上未忍棄滇接濟拯救寧待臣詞之畢
耶抑臣猶有請焉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莊田仍歸
管業矣若謂有鎮臣則援黔立効有莊田之歸則鎮臣
立奮袂而起不知援黔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加
勸其有志而未逮者鎮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
也兼滇饑饉之後繼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
動搖臣徧飭有司加意拊摩多方懷集恒慮莫挽樂生

之趣碎成瓦解之形奈何更以莊田一事徧騷而駭亂
之鼎已沸而加薪焉獸已驚而又為毆焉此玃玃蚩蚩
者非轉死溝中則羣噪揭竿耳正恐黔難未紓滇禍已
烈矣夫莊田為滇民患苦其搏噬楚毒之狀前撫臣周
嘉謨按臣鄧漢之疏蓋詳言之臣亦何必再言惟昔猶
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傯之秋昔不難解之於倒
懸今何堪再驅諸鼎鑊憶鎮臣今年春曾移牘于臣謂
莊租起解迂迴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諛鎮交收臣疑其

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管業鎮臣之意初不及此今乃以此畀之非所為愛鎮臣以德也鎮臣持重不擾其御左右不少假借但廝役之衆安能一一防閑兩逸之廣安能一一伺察莊田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始未敢深言伏望天語丁寧將總鎮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之美以奠瀕危之疆一舉而兩利之矣

直陳天下受病疏

給事中 王元翰 寧州

頃者伏覩皇上斷自宸衷沛發明詔割愛改使日月重

輝乾坤再造大聖之作為超出尋常萬萬國家太平之祚端在此矣顧在上轉移甚神而在下積弊未滌恐非所謂上下勤恤共迓天庥也臣敢以時事最切者為皇上陳之一曰責法令之行祖宗立國規模超軼近代至今承平日久兵紀頽廢也而強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富不如前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乃天下猶晏然者凡以祖宗法制盡美如犬牙犄角用是有亂端卒無亂形也邇年以來各衙門苟且遷就之私牢不

可破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咎
一官之缺衆為射的明知奔競也猶姑以應其求至有
昨日之令今日廢閣而弗問矣今日之請似昨日之令
而實非矣凡此總起於顧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
尚知有朝廷乎臣愚以為責行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
權國家罷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司祖宗慮為至遠邇
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
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急公內不避親

外不避讐者乎此以示公反以濟私使天官柄衡者反
旁觀畫諾不如罷衆人會推使權總歸吏部其舉之而
當也我得以考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
況乎要津之地神通畢聚一開分散之門大啓鑽刺之
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為專一者此也三曰慎名器之重
國家勵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繫纓小物也孔子惜之即
官卑僚也明帝難之何況制誥之詞人得片言以為榮
者今長篇濫美敍及家世之私瑣屑斐疊大非簡重之

體皇命不既輕乎天子稱卿止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今南部卿貳俯而卿之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此陵夷之漸大非稱謂之體也王言不既褻乎至若京堂之濫尤可駭異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內者固優外者非得罪清議亦不為劣兩年以來科臣內轉猶止五員臺臣內轉業已二十餘員一時京堂濟濟至藤棍為之價高其間固多才品卓犖素厭人望者亦有借資俸為詞不得不轉者其必欲得京堂者為其去開府近也然

節鉞之寄必無採聞望之隆壅塞濶濫甚非制也況今日以苟且得官焉知他日不以苟且誤國臣愚以為當慎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詔國運之盛必曰野無遺賢以遺之則朝廷不得用小人進禍亂隨矣頃讀恩詔起廢一款有除永不敘用外一語竊以為過也夫諸臣同一建言得罪謫遣有分別總因觸犯聖怒有輕重今聖怒既霽天度自恢何忍使覆載之中有棄物哉如其人而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乞勅吏部分別

起用盡展其能不然以有用之才使之枯槁巖穴甚為
盛世惜也臣愚以為當推廣者此也五曰嚴奏辨之妄
國家設科道專司言責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姦邪咸令
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徧豈無一二風聞過當
近年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辨擾一辨未已繼以再辨再
辨未已叅以詛詈如此必令言官不彈一人乃為快乎
夫刑賞聽之朝廷是非聽之公議若盡待揭辨而後明
豈言者俱屬鑿空辨者遂無可議乎惟此風不已小臣

傲傲有上書自頌其功者矣又有上疏指缺欲自陞其
官者矣壞士夫隄防損朝廷威重臣愚以為當嚴禁者
此也抑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厚而不削神氣
張而不弛元氣在一人之天機皇上既自為轉動願永
豎勿易臣不憂元氣之不厚神氣在臣僚之精神今日
乃無人提掇恐灰頽積漸臣實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掇
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察院耳自李戴溫純二臣去國
懸缺未點聖意淵遠為慎重其官必慎重其人但此官

最為喫緊沉朝覲在即外察不遠銓臣憲長尤不容遲也臣遠方下土念亂熱衷雖不識時務亦不敢撓拾浮詞如一得可採伏望皇上簡發施行或於士風吏治不無裨益矣

陳滇患孔殷維糸慮切疏

王元翰

臣惟天下大勢猶人一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手足也手足受病心腹為之不寧焉頃者雲南土酋阿克鄭舉突發破州屠邑殺知縣焚會城可謂烈矣而

臣策其無能為也其志在挾復故物擄掠飽即颺去耳
尋甸夷孽大理保等通謀馮險至圍郡城殺指揮刀土
官可謂慘矣而臣策其無能為也其志在效鳳賊所為
以得官耳今據撫臣陳用賓捷報疏則官兵甫集賊克
即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蓋不走江外而走克梯
意者江上有兵截其歸路若腹背受敵旦晚授首而大
理保等聞克賊敗遁亦必破膽奪氣亦一戰可下此么
麼小醜原無足比數之賊當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

死命即長驅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烏合今一旦猖獗使
二百年來生聚樂土倏忽灰燼地方之破壞者不可卒
復生靈之遭戮者不可再生如之何哉近聞臨安激江
新興嘗我一帶羣盜蜂起劫搶城市燒掠村屯晉寧與
河西等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大小凜凜莫必生
命而衆口同辭咸怨叅將張名世謂前河山交趾之後
抄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而江右與四
川兩省人民被害尤多嗟嗟凡此無辜赤子身為良民

既苦有司驅迫化為賊盜其有真賊盜又為將官庇護反戮良民此盜之所以日多也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則弊政公行一方皆不祥之氣天日遼遠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嫌遠多從規避甲科正途也選任竟無一人紀法蕩弛因循養亂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其最為害者莫如貢金榷稅兩者滇池不通舟楫貨物有幾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朝廷得十有司攘五府庫收

全百姓賠半髓骨俱罄追剝無已是以室室空虛人人
喜亂聞會城劫焚之日多乘閑縱火蓋有不盡出于賊
首者故今日大可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皇上試思民
不堪稅而後焚採監今採監既焚矣而徵權不罷貢金
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請減矣而例更增離心結怨
使賊酋借為師名即二賊撲滅而虐政不渝滇之為滇
未可知也我皇上富有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權
稅并復貢金原額為滇民續殘命乎明詔一布歡聲如

雷此無所驅彼無所借賊必有縛而獻之者若猶冥頑
悍鬪則元氣已固人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巢如
總兵劉綎威名素為諸蠻悍服使其將師壓境不出一
月可懸數賊之首於藁街矣若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
途僅僅黔中一線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
滇黔兩省必斷為異域如唐宋故事臣計滇省西有金
沙江可一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由普安至田
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陵可以達荆襄

計莫便於此者或以兵興暫歇事定之後亟宜嚴限疏
闕勿空為話柄則入滇之道中由黔東由粵西由蜀水
由江四途並進百脈貫穿此梗彼通諸酋不剿而自失
其負固之勢矣

首叅魏璫疏

給事中 楊棟朝 鶴慶

今日之天下中外亟稱多事矣東北之烽燧未除西南
之咽喉復梗而物怪人妖風靈地震種種不祥之狀天
之以亂徵告也無非欲皇上翻然修省以成安攘之治

然陛下自登極以來視朝講學起廢用賢堯兢舜業之
念誠足以超絕前代而鞭駕後王又何事足修省不意
有妖穢不祥之戾氣凝結肘腋如憲臣楊漣所叅之魏
忠賢者夫忠賢種種罪狀連疏臚列甚明臣不敢再為
掇拾以瀆天聰獨計忠賢一刑餘微賤小人耳何以仰
承皇上之知遇而故惓惓念及之又破格而寵賚之至
如此其極也蓋以皇上幼沖之日忠賢以服役之小節
効有微勞實非其本心也其希望有今日也久矣然使

稍知敬畏邀雨露之涓滴偷狗馬之餘年詎非忠賢不
世之奇遇奈何目不識丁腹饒有劍寢假而結容氏以
固寵寢假而布爪牙以恣焰內而宮禁儕類惟所生死
矣外而朝廷臣民盡皆側目矣至於阻褫老成禁閉正
直知有一己之喜怒不知有主上之天下與祖宗之法
制據其信信欲逞之狀誠有臣子所不忍言所不敢為
陛下聞者乃忠賢自明之疏曰孤臣慙直而陛下之慰
忠賢也曰勤勞績著任事過直又曰是欲屏逐左右使

朕孤立於上嗟嗟使忠賢而得為懃直則古之亂臣賊子皆得以懃直自鳴又使忠賢在陛下左右而始不為孤立是畜豺狼於几席而置蜂蠆於腹掌間也豈可不大為寒心耶且其谿壑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留都藉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攫公帑如龍旗如蠶袋據所頒式樣工料挾要銀五十六萬蚩緣之奸黨仗為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橐裁減或多則羣小必向而訴曰曾於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

計曰必急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嚴旨下來夫宮禁何地也票擬何事也宵小且大言無忌敢於玩弄是陛下密邃之處為忠賢壅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之知覺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惡璫魏忠賢者是可予奪生死人也非得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斥逐也從此而趨羶赴臭者邀外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蹙盜賊自此蠭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為一世釀禍作祟

哉惟祈陛下以楊漣一疏逐一省覽勅下法司嚴加勘
問並查織造各項錢糧有無冒破尅減情由如果情理
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曰研究得寔則或誅或
遣自有聖明英斷並有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為忠賢貸
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小臣必不紛囂人情之惶惑
盡消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世而下將頌聖天子一番勇
斷一番振刷而朝野臣民且共欣躍於清明之化理矣

題復漕臣科臣疏

御史

何可及 劍川

為漕吏冤抑未白微臣隱默難安謹具實上聞仰祈聖
鑒俯賜昭蘇事慨自逆璫竊用國柄生殺予奪惟意欲
為兵馬錢糧一手握定又遍布其羽翼散處中外而在
京在邊幾成兌豎之世界矣臣適以僭運之後遭其逆
黨崔文昇李明道盤據漕河恣行威福魚肉文武將吏
無所不至臣性慙拙恥與共事彼方叱馭至通臣先疾
驅而南彼方期會於津門臣先星馳於淮上從茲恨臣
日深伺臣日密臣幾自危人人為臣共危之然臣惟知

殫犬馬之勞辦米粒之事躬催八千餘艘僭至關通抵
通之日值我皇上撤回二豎之日十數萬官旗聞命自
天歡聲若雷人人俱有性命之慶如潞河一區黃童嬉
而白叟遊無不途歌巷舞再生堯舜之世也臣今謝事
有日伏蒙皇上不以臣轉輸罔効加之罪譴又命巡鹽
兩浙臣可無言漕然一時共事道臣及各縣官有無辜
而遭二豎之冤抑者臣既深知而不一揭其覆盆以剖
白於今日非所以仰體憐才之聖心好生之大德而忠

於皇上之職分也其一為原任天津兵備副使楊廷槐
臣於去歲正月至天津料理凍船催空復載深得道臣
協心之助祇以強項不屈見忤於李明道遂抹殺其生
平誣以門戶而削奪橫加矣其一為原任江西崇仁縣
知縣崔世名拮据服官頗著能聲諛縣漕米亦久徵貯
水次祇以免運遼糧不饜官旗之欲捏稱未完然六月
初旬已報開行崔文昇漫無稽查輒併糾叅削奪既非
其辜提問禍且未已矣其一為原任直隸淮安府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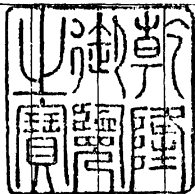
縣知縣今故何大進該縣漕糧業經推官秦毓秀盤驗足數米之有無插和臣竟未聞亦未確有証據祇憑貪弁展印橫索之口羅織成疏削奪不已又行提問致何大進懼禍叵測隨畢命於投繯此又二百數十餘年漕中未有之變局未有之奇冤也當今聖明在御日月之照無冤不洗雨露之濡無枯不澤有如三臣其死者已齎志沉幽不能起九原而肉白骨被奪者雖垂首甘廢猶幸撥雲霧而覩青天臣既為皇上耳目又明知局中

始末臣若不言無有知而代之言者臣此時不言後若
有知而代之言者臣愈不能解於隱忍而不忠之罪更
大故不避謝事已久終冒昧言之況道臣楊廷槐訪冊
已經列名啓事料亦不遠第據其守正不阿挺然於惡
豎烈焰之日無俟咨訪當速優起至崔世召何大進雖
僅么麼邑令而受折有據處非其辜奪者予之死者恤
之匪獨昭曠蕩之皇仁亦所以信漕之功令也抑臣因
有感於起廢之宜先無如諸臣交章所薦者何也皇上

自有起廢之旨閱茲四月時非不久薦牘幾滿公車屈指正人君子儘自不乏今各疏具在御前某係某所同薦某係某所獨薦用所薦之人明示汲引之公因所薦以挾其所薦之人又杜濫舉之端其於起廢思半過矣臣非專言薦舉而廢咨訪也蓋訪冊之註雖公而登之薦剡尤昭然與天下共見銓部持此用人啓事益為有據耳臣今陛辭在即不能與酌議之末而臣有所知焉能知而不舉如科臣章允儒陳熙昌陳良訓楊棟朝吳

國華正氣獨持鋒鋒有聲梧掖臺臣姚應嘉祭國用喻
思恂劉廷佐吳之仁田景新陳以瑞風采素著凜凜不
愧柏臺或以恥附奸樞或以力誅逆璫或以地方波及
或以無端旁午皆受門戶之橫誣遭逆璫之推殘者也
其科臣楊棟朝人知以叅忠賢緹差被處不知更有雷
都不拜逆祠乃其被處之故若一味恬介從來不解趨
炎臣與科臣同里知其生平最真故特拈出以附於不
避內舉之義伏乞皇上省覽將楊廷槐即與優起崔世

召酌量議復何大進仍恤以原官併免提問科臣陳希
昌等乘時擢用楊棟朝應同不拜祠諸臣揚其風節或
起以南垣或優以北省統祈勅下該部施行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三